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1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前沿 (1) / 吴思敬主编: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1064-140-9

I. 文… II. 吴… III. 文学理论 IV.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760

WENXUE QIANYAN

文学前沿 (1)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5×127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发刊词

本刊编辑部

《文学前沿》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以文学研究为重心，着眼于现代文化建设，面向国内外人文学界的学术丛刊。本刊编辑部成员曾为这个丛刊设计过多个名字，最后选定为《文学前沿》，希望这一刊名既能对刊物的性质有所规范，又能提供一个宜于前瞻的宏阔的视野。

文学作为一个庞杂而巨大的浑沌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文
化这个更为庞杂、更为巨大的浑沌系统相一致的。探讨文学必然
要涉及精神层面上的哲学、美学、道德、宗教……以及凝结在物
态文化和文化习俗上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维方式上的特征。
因此，本刊在以中国文学研究为重心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中国
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希望能把中国文学研究与现代化建
设沟通起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并进而探讨中
国现代文化转型与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诸如现代文化建设中传统资源的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碰撞与交融、传统文化研究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关系、传统文化精
髓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目前正当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面
临着历史性的转折。愿《文学前沿》能够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培养现代人格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
出自己的贡献。

回顾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民族文化精英们差不多都是背负
着沉重的十字架去创造的，作家的心路历程举步维艰。我们的丛
刊标明“前沿”，就是说要踏在先贤的双肩上，冲破时代给他们

的局限，而以世纪之交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观察工具，对文学与文化现象鞭辟入里，攀登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并希望能体现博大的人文关怀精神，体现出人文学者对跨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化建设的使命感，在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批判中重铸人文学者的自我形象，并以人文学者的自我人格智慧照亮批评对象。

我们的丛刊标明“前沿”，同时意味着要具有一种学术上的前沿意识，这就是说要“求新”。这既包括思想潮流的新，学术观点的新，研究方法的新，又包括研究队伍的新。文学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紧密联系文学艺术的创作实际，追踪新的潮流，关注新的热点，阐明新的现象，解决新的问题，为提高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活力，为创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而进行持久不懈的努力。当然，在创新之途中，会有曲折、有弯路，跌跤、迷失也是难免的。然而真正新生的东西总是有生命力的。本刊愿成为滋润新生事物成长的土壤，愿成为文学研究新人腾飞的踏脚石。

我们认为，文学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是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不同的意见越多，往往是一门学术发展的前提。我们编辑这个丛刊，不是只想立一家之言，也不想存什么门户之见，而是想为新世纪在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提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园地。我们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提倡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的批评和反批评。希望本刊能为不同的学派提供争论的讲坛，让大家能在这里互相交流意见，互相开展批评，反思传统，审视自身，开拓未来。

中国文学的薪火正在向 21 世纪传递。愿《文学前沿》在新世纪温暖阳光的映照下，成为绿树成荫、鲜花满地的文学的芳草苑。

目 录

发刊词 (1)

·前沿话题·

钱中文 关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答问 (2)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笔谈·

徐 贲 90年代中国文化争论和国族认同问题 (10)

邵 建 自我的扩张：90年代文化批评的一种症候 (18)

吴 炫 文化批评：走向“本体性否定” (23)

解玺璋 文化批评的文化偏见 (29)

葛红兵 走向更高的综合 (33)

——也谈“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赵宪章 文化学的疆界与文化批评的方法 (39)

程光炜 文学理想的陷阱 (45)

——对90年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点思考

陆贵山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49)

刘 方 钱钟书与20世纪中国美学 (68)

童庆炳 “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81)

陈传才 现代文学价值理论建构初探 (96)

曹顺庆 吴兴明 论中国诗学的知识背景 (105)
——关于传统知识谱系的研究报告 (提要)

孟繁华 激进时代的大学文艺学教育 (1949~1978) (115)
许明 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 (131)
——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

李炳海 汉代文学展示的天地人合体画面 (145)

钱志熙 汉代社会与乐府艺术 (157)

傅刚 汉魏六朝著书、编集体例考论 (172)

刘真伦 翁同书藏本《昌黎先生文集》考述 (182)

[韩国] 金昌庆
论李商隐咏史诗的时代意识及其艺术特点 (191)

张毅 世纪回眸: 词体与词派研究 (200)

康保成 试论古剧脚色“净” (215)

· “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笔谈 ·

赵敏俐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232)
——漫话分科过细给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弊端

郭杰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 (238)
——古典文学研究片论

吴相洲 有必要重新建立古代文学价值评判体系 (244)

左东岭 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现代学术素养 (248)

杨乃乔 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研究是历史必然 (253)

[美国] 伊琳娜·帕佩尔诺
当代西方对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的认识 (259)
林精华 “五四”何以拒绝俄国白银时代自由人文主义
文化遗产 (273)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Volume 1)

Contents

Forward to the First Issue	(1)
----------------------------	-----

The Front Line Topics

Qian Zhongwe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on "the Modernity of Literary Theory"	(2)
---------------	---	-----

Whereunto the Literary Criticism

Xu Ben	The Dispu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1990s and the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10)
Shao Jian	The Expansion of Self: A Symptom in th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90s.	(18)
Wu Xuan	Cultural Criticism: Toward "An Ontological Negation"	(23)
Xie Xizhang	Prejudice in Cultural Criticism	(29)
Ge Hongbing	Towards A Higher Level Synthesis in Literary Criticism	(33)
Zhao Xianzhang	The Border of Culture Studies and the Method of Cultural Criticism	(39)
Cheng Guangwei	Some Ideas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	

	cism in the 1990s	(45)
Lu Guishan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Marxist Aesthetics	(49)
Liu Fang	Qian Zhongshu and the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 th Century	(68)
Tong Qingbing	"Aesthetic Ideology" 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Literary Theory	(81)
Chen Chuancai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alue Theory of Literature	(96)
Chao Shunqing, Wu Xingming	On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Poetics	(105)
Meng Fanhua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Theory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adical Period (1949~1978)	(115)
Xu Ming	How is it Possible A Scientific Literary Theory?	(131)
Li Binghai	The Combin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Beings Manifes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Han Dynasty	(145)
Qian Zhixi	The Societ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efu Songs	(157)
Fu Ga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ylistic Rules of the Book - writing or - editing in the Han, Wei and the Six Dynasties	(172)
Liu Zhenlu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an Yu"	(182)
Jin Chang qing	On the Sense of Times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Li Shangyin's Poems on History	(191)
Zhang Yi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the Style and Schools of Ci in This Century	(200)

Kang Baocheng	On the Role "J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215)
---------------	---	-------

the Research on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Zhao Mingli	On the Disadvantages of Too Detailed Division of Subjects to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32)
Wu Xiangzhou	The Necessities or Re - establishing the value System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44)
Zuo Dongling	The Necessary Modern Academic Cultivation of the Researchers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48)
Yang Naiqiao	Modernized Research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s An Inevitable Trend	(253)
Irina Paperno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View on the Culture of Russian Silver Age	(259)
Lin Jinghua	Why the Legacy of the Liberal - Humanistic Culture of the Russian Silver Age was Reject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273)

· 前 沿 话 题 ·

关于“文学理论现代性” 问题的答问

钱中文

【编者按】1999年上半年，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先生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关于“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系列论文，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9月间，钱中文先生再次就此问题回答了本刊编辑部的提问。

问：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两者关系如何？

答：现代性的问题，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精神，自社会进入现代进程之后，就已存在，其理论的阐述与形态，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我国，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现代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则是近十多年来的事。

所谓“现代性”，我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谈到，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精神，一种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体说来，它表现为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法制、权利等等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倡导了几百年，但对于我们目前来说，还并未过时。例如，广大群众并未受到科学的真洗礼，所以邪说一起，就会有人盲目追随。例如人道，如今不少人在反人道行为面前，表现了极度的麻木，已失去了血性与良心、同情与怜悯。又如民主，每年人大会议总爱提到要如何如何加以改善，可见问题多多；又如法制，也是如

此，它不时受到人治的挑战。近百年来，我国的不少有识之士，竭力想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于是对现代化进程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设计与阐述，从而就形成了内涵不同的现代性。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所要求的现代性是一致的，是受到整个社会所要求的现代性的制约的。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有着自己的内容，两者不宜混淆、相互替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自身呈现的现实的状态结合起来，从当今文学自身健全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当今文学理论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从政治的束缚中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就是使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对话与多元，形成理论自身多元的、新的真正创建；就是要使文学理论促进文学的人文精神化，文学理论在走向自身的科学化的同时，也应使自己人文精神化。

问：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提出并阐述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它有什么理论与现实意义及针对性？

答：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已发生不少变化，即文学理论也好、文学批评也好，逐渐开始成为一种超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这话语既是社会性的，又是个人性的、多元性的，话语的本质就是对话性的。具体表现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成了可以探讨的话语，而已不是某个权威说了算的专有品，某个团体说了算的专利品。学术正在向天下之公器回归，这花了人们的多少代价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已失却了往日的某种必须遵循的大一统的政治规定性，而开始回到自身。现今在文艺理论批评中，实际上既有中心，又有边缘，而且有很多的边缘：既有集中、一致的、同声齐唱的要求，又有自说自话、疏离中心的、不同声音的众声合唱的愿望。

在这种语境中，文学理论要使自己获得发展，探讨自身的规律性现象，提出它的现代性问题，是十分自然的。探讨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学理论的现代精神，就是研究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应当是怎样的文学理论。由于研究者对现代性有着多种的阐释，所以对文学理论的界说，也可能多种多样，从而揭示理论的多方面性，促进文学理论自身的进步。

问：您对现代性的理解贯穿了一种十分可贵的辩证的歷史的眼光，即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复合体。这种新的现代性视野有什么当代意义？

答：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外国的学者描绘极多，它涉及几百年来哲学、政治与社会学说、宗教、伦理、文学艺术以及社会制度、科学发展等方面。由于派别众多，所以关于现代性的论说也极为复杂，清理外国学者有关现代性的不同论说本身，就可写出多种著作，这对于学术探讨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

自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兴起后，现代性受到了怀疑，或被看成过时的东西，并相当普遍地代之以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由于我国社会的特殊构成，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直到 80 年代中期才介绍到了我国。1985 年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提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阶段，形成资本主义的古典主义阶段，其后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最后发展至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等。在文化思潮方面与之相应，则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出现。

我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发展，和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途径很不相同，由于强大的文化传统，由于东方制度的种种特征，以及我国社会、文化曲折的进程，发展至今，在我们这里，还未出现西方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典型现象。因此我觉得很难用杰姆逊的理论模式来观照我国的社会文化现实。但是这不等于说，我国的文化仍然是铁板一块，不受影响。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特别在文化领域，出现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也是自然、正常的现象。90 年代，后现代主义在高校的青年学者中相当流行，可说有些处处争说后现代的味道，我们的文学好像已经与西方的后现代文学接轨了；有的论者似乎抢到了一面大旗，大事张扬，以至被称做中国的“后现代大师”了。看来介绍与争论是必要的，但让人感到，这类先锋性的文学事件，即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张扬，对当代文艺思潮虽然有所参与与丰富，不过离开我国的文学的实际情况与主潮，实在太远。因此我觉得我们还要从我们的文化、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讨论文化与文学的现代精神问题。

如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那么我国的社会结构，很难与西欧

社会的结构对应起来，它实际上是几种因素的混合体，这一问题我们不拟进行讨论，因为暂时还不应具有的气氛，只好加以“搁置”。从社会、文化乃至文学的实际情况考虑，当今需要大力张扬的是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一种建设文化、文学的现代精神。在现代性的制约下，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从总体上说，可能既是现实主义的，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同时看来也会渗入某些后现代主义因素。自然，这不是说，除此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近百年来，各个有识之士都在解释、探讨着现代性。我则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的统一体或是复合体。实际上，事物都是以复杂的、矛盾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当其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来时，它可能是一种动力；当它在反常的情况下呈现出来时，它可能是一种破坏力。在我国，我以为我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现代社会的建设，社会文化、文学的主导精神将是现代精神。在文化、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一百多年来这一情况不断发生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从其自身去寻找原因，而不是对现代性进行简单的否定，或是代之以以后现代性了事。目前文化、文学中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在我看来，和西方文化、文学中的后现代性无疑有着联系，且颇有影响，但我认为，与其说是后现代性的表现，不如说是现代性的自身的一种异化。这样，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现代精神，一种肯定的力量，而且不时会遭到某种社会势力歪曲，成为走向自身反面的力量，同时我们又要把现代性看作一种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力量，清理自身的理性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恐怕还得在现代性的视野里，探讨文化、文学问题。

问：您谈到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并从这个角度切入了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的深刻思考，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有什么理论与现实意义？

答：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是不断纠缠着文艺理论工作的大问题。人们痛感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严重的不协调性，乃至对立性，于是提出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工具，宣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提出，文艺就

是文艺，政治就是政治；文艺与政治各自独立，它们是平等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而非主仆关系，甚至说文艺要与政治离婚等等。

文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主要是一些人把政治等同于文艺，以政策代替文学理论，目的是想把文艺当成自己手里的武器，进行政治斗争。如果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历史的非常时期，那是完全有其理论的合法性的；但是超越这种范围，就会把文艺当成个人或小团体的工具，以至进行人身陷害的手段了。说简单，不仅在于像上面讲的，要使文艺独立于政治，说明两者是平等关系，而更重要的是要对文学理论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在现代性的策动下，提出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在于从学理上、理论上理顺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地位。本世纪的文学理论，不断地在寻求自己的自主性。世纪之初，王国维、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的探索，各自体现着现代性的要求。但是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在德国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摆脱了几千年的政教、伦理的传统影响，通过对《红楼梦》的评论，提出了文学艺术的自主性问题。他一面强调文艺要脱离政治、伦理，一面又认为文艺要表现人生，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他的观点，比之后起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要有力得多。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的探索，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要求新变的文学理论，他提出的文学、诗歌、小说革命的影响，发生过良好的影响，应是符合现代性的探索的。他的理论上的严重问题，在于夸大了文艺的作用，再度高举文学乃“经国之大业”的旗号，把文学的作用与政治相提并论，为后来文学政治化、文学工具化，埋下了伏线。20世纪初，外国文论转向内部研究、形式主义研究，目的是为了探求文学的自主性，但由于方法的偏颇，未获成功，直到80年代走上了内外结合的文学研究道路，才开始完成了文学理论自主性的探索。在我国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由于现代性的曲折多变，最终走向反动，文学理论完全被政治取代了，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完全被消弭了。80年代上半期，由于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极端的政治化，不触及文学作品自身，所以人们一谈文学的外部研究就十分

反感，而把欧洲的形式主义研究视为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直到8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才逐渐走上内外结合的文学研究的道路，使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

问：您从文学现代性角度对中国文论史，尤其是80、90年代的文论研究，做了简要而精辟的梳理与评价，能否集中谈谈现代性视野对清理文学理论学术史的特殊意义？

答：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统摄学术史的写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者，出于对过去的某种“义愤”，或是受到某些外国学者的影响，对我国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往往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观点固然惊人了，但论说使人觉得没有多少说服力，以片面代替片面，偏颇代替偏颇，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实践中，就存在这种情况。近百年来的理论上的各种争斗，使人们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定势，即如果是好，那就一切都好，如果是坏，那就一切都坏，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是以往学术研究、学术史探讨中的典型思维方式。

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精神意识，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现代性的内涵具有共同之处，但又不很相同。现代性要求贯穿一种历史的评价，即一些学术思想，在彼时彼地看来，与现代性相悖，而在此时此地，在拭去了历史的尘埃之后，可能与现代性相通，乃至成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而在彼时彼地看来很是符合现代性倾向的现象，在此时此地看来，其消极性方面倒是日益呈现出来了。特别是在今天，一个世纪的种种事件，都将在历史的整体中呈现；更能使现代性获得高远、宏观的整体立场，不致囿于一人一事，而消除一时一事的孤立性，并在历史的联系中、历史的整体中评价人与事。

当今现代性要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历史整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承认历史发展中的斗争的必要性，否则新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难以建立起来；同时也主张新的思想文化、文学一旦形成之后，也要充分吸收、改造旧思想、旧文化，从中吸取营养，用以丰富自己。一味斗争，只主张二元对立，必然导致社会、文化建设的灾难。所以我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到，“当今的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